



水果姐

◎贾伯川

不知道是谁起的名字,把小区门口水果店的老板娘叫成“水果姐”,又把阿姐收养的土狗叫成“水果狗”。水果狗窜进小区,到处骚扰人家的宠物狗,狗主人不堪其扰,直奔门口找水果姐。

水果姐围着蓝布围裙、套着袖笼,掬着笑容帮顾客挑选过秤算账,一气呵成。她抬头看着怒气冲冲的不速之客,早习以为常,知道是土狗惹的祸,笑咪咪地跟人家解释,这是只流浪狗,已打疫苗,一说送人它就流泪,狗很可怜又通人心,丢了不忍心。宠物狗主人嘴巴似戳了鱼钩,没听完话,扭头便走。

常来买水果的熟客都听过水果姐讲她的故事。水果姐是浙南农村人,结婚早,婆家穷,三间破砖房徒有四壁,夏天漏雨虫咬人,冬天灌风冻死人,孩子奶粉的钱都没有,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看着村上外出打工的,回来穿新衣建新房,更有甚者买小汽车的,喇叭按得噹噹响,羡慕得眼睛发红。

孩子出生后第二年春天,水果姐咬牙跺脚,跟着男人来宁波,开始在城中村五金厂做零工。每天机器噪声刺耳,像冲击钻扎进人心。白天一身臭汗,晚上挤在集体宿舍,塑料脸盆打的温水,毛巾沾沾,左甩甩右拍拍。夜里八个人一个吊扇,呼啦呼啦刮一夜,稍不老实,次日胳膊腿上全是蚊子叮的包。让水果姐离厂的最终原因,是同事的半只手搅进机器里,全是血。每每说起这事,水果姐脸上写满了恐惧和同情,仿佛是自己的不幸遭遇。

辞职后的一日,水果姐跟着男人到城中村溜达,碰巧与水果店老板是同乡,话乡音叙乡情,仿佛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,软磨硬泡,要留在人家店里做零工。半年后,水果姐在路边摆起了水果摊。水果姐说,小本生意不能有库存,时令水果最畅销。夏天,夫妻俩开着三轮车去周边种植大户家,亲自采摘的水果既新鲜又便宜。洞桥“八戒”西瓜、

碗的念想

◎顾常平

晚饭后洗碗,打碎了一只精致的细瓷小碗,已用了6年。当初买时,妻挑了许久。怎这么不小心呢?我暗暗责备自己。都怪那只青蟹。青蟹是小区门口买的,养在水槽,准备明天女儿回来后一起吃。水槽里养着青蟹,总碍着洗碗。

能归罪于青蟹,我轻松了几分,一如儿时做了坏事找替罪羊一般。

大概是七八岁时,双夏的时候,我去田里送点心。父母兄姐六七个人的泡饭,还有下饭,担子也不轻,我挑得一步一晃的。

挑到了田头,我放开喉咙对着挥汗如雨的哥姐喊,脚却一滑,人跌到水田里去了。

后来我问小阿姐:“饭倒翻,碗打碎,你们有没有骂我?”

“怎么会骂?”小阿姐说,“介小人,哄都来不及。”

不止一次听母亲,姐姐、哥哥说起,我幼时饭碗不能放得太近,太近了就要被我“放炮”放掉。

“放炮喽——”要是听到我这么叫,想阻止已来不及了,那只碗必已被我高举过顶,几乎是同时,就会听到碗摔到地上的声音。

“我小辰光介坏啊。”一次,小阿姐笑着

丁家山“巨峰”葡萄、三七市的杨梅等,都是周围居民喜爱的,卖得快,基本当天卖完。水果姐跟我说起生意经的时候,举手投足间很得意。

当然,经常在路边摆摊设点,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,影响市容干扰交通,城管要来查处。平日通常是男人望风,水果姐叫卖,基本平安无事。但也有疏忽之时,有次城管连车带水果全部拉走。水果姐一人追到城管队,既不哭也不闹,城管上班她就旁边就坐着,眼巴巴盯着城管队长,说新鲜樱桃几十块一斤,够全家老小一日开支,车上几十斤,隔夜就烂光。队长心慈手软,说下不为例。水果姐说这事,男人追去的话准泡汤。

水果姐智斗城管像个男人婆,在城中村传为佳话,但她还有“温柔”一面——有条“花边新闻”成为城中村人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摆摊不久后,有个桥头阿三经常光顾,一来二去就和水果姐混熟了,说他家楼下自家门面房,可以便宜租给水果姐。水果姐看出阿三的心思,就顺着竿子往上爬,说敢情好啊。村人都知道阿三鬼迷心窍,偷偷看他的笑话。果然,水果姐租了阿三的门面房后,便天天和男人牛皮糖一样黏在一起,让阿三无机可乘。其实水果姐当初就知道阿三的老婆在外面陪儿子读书,寒暑假才回家,她随机应变,先牵住阿三的“牛鼻子”,租到房再说。等水果姐见到阿三老婆后,嘴巴抹蜜似的叫阿姐阿姐,问东问西套近乎,一年后主动涨房租。村人说水果姐真是人精。

从此,水果姐夫妻俩有了水果店,风雨无阻进水果卖水果。前几年,他们在郊区买了宅基地,自建了两层楼,把孩子公婆接来一起住。至于水果店,现在当然也不再是阿三家的了。水果狗则是自己跑来的,再也没离开过。

我见到水果姐时,她说城市要建地铁,家里房子要拆迁了,问我,是要补偿款好呢,还是要两套房好?我说选什么都比以前好。水果姐听了,笑得像水果一样,很甜很甜。

说起时,我叹道。

“依算乖了,就是碗‘放炮’放碎得多。”小阿姐说。

“打碎了碗,你们会不会骂啊?”

“不骂,介小人,晓也不晓得的。倒是我们,没管牢你,被妈妈说过。”

我听得哈哈大笑——这是做老么的好处啊。

再后来,就轮到我女儿打碎碗了。

一次,女儿打碎碗后叹道,做大人真好。我问好什么,女儿说,做大人打碎碗不挨骂。我问,你打碎碗时谁来骂过?女儿眨上一会眼,想了想,说没有。

“那你怎可冤枉你老爸?”我装出一脸委屈。

“是书里看来的,”女儿说,“书里说小人打碎碗要挨骂,而大人不会。”

现在想来,我女儿打碎碗时没有挨骂,一是因为家庭条件好了,一个碗算不了什么;二是因为现在就那么一个孩子,不舍得骂;三是因为在我们家,从没发生过因打碎碗而挨骂的事,即使在物资贫困的年代。

突然又想起来,儿时曾见过家里有印着“自力更生”、印着红菱的碗,不知是否被我“放炮”摔碎了?现在想来极为温暖,特别是在父母都已离去,越走越远的时候。

一把钥匙引发的故事

——城管笔记

总第 6097 期 配图 施雅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◎王定方

凌晨2点,当我疲惫地从执法车上下来,习惯性地摸口袋的时候,一下子紧张起来——竟然没有摸到钥匙。我所在的办公室晚上只有两个人上班,其中一个人在夜里11点半后下班打卡回家了。也就是说现在办公室里空无一人。

——我的钥匙忘在了挂在办公室的常服口袋里了!怪不得换制服上班的时候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呢。

我三步并作两步,跑到办公室门边,摇了一下门把手。手掌的握力击碎了最后一丝侥幸心理——门锁纹丝不动。我又四下查看,发现窗户上挂了一个插线板,一头连接着一个充电器,拖向电瓶车,另一头连向屋内。努力把窗户移开了,一手去够室内的锁扣,盲人摸象般摸来摸去,到处都是平平的、坚硬的、冷漠的墙面。

我只好求助于他人。我们中队总共三个办公室,其他两个办公室也都有人。我跑去询问谁有我们办公室的钥匙,结果都没有。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,因为我们办公室会放一些相对重要的物品,平常不用我们办公室的同事是不会顶着瓜田李下之嫌,备一把我们办公室的钥匙的。

热心的同事老方帮着我在队长们的办公桌里找钥匙,但一无所获。可他却言之凿凿地说:张队办公桌里一定有钥匙!

老方说得如此肯定,我心里又冒出一点希望。老方鼓励我说:“张队肯定还没有睡觉,他跟他老婆孩子是分床睡的。”这我觉得很有可能,因为队长们刚才还跟我们一起查处了一辆渣土车,所以现在没睡很正常。而且夜间不时会有工作电话找他们,为避免打扰到家人,分床睡也是合乎情理的。

“喂。”第一声铃响未落,电话就被接了起来,电话那头压着声音,低沉稳重。

“张队,您办公桌里有没有我办公室的钥匙?我被锁外面了。”

“啊,没有啊。那你晚上……”

“没事没事。我到其他办公室将就一下好了。”我连忙打断了他的话。

张队是个乐于助人的人。有一次,晚上7点不到,大雨倾盆,我到了办公室,才发现钥匙忘带了,进不了门。尽管开着车,但等我回家拿来钥匙,肯定赶不上7点半的上班時間了。于是想着跟张队打个电话,请假晚到一会,没想到张队一听完情况,不假思索地说他马上送钥匙过来。他那天9点上班。无计可施,只好借用了同事的铺盖,将就在另一个办公室里休息,与老方同处一室。凌晨5点又去处理了个举报,回来已经是5点40分了。我出去的时候老方躺着,回来的时候他却坐着,在看手机,说睡不着。老方五十多岁了,是个老城管,据说自城管局成立起,他就一直在城管局工作。

早上7点,我的下班时间到了。我想回家,可是我手头除了手机,身无长物。外套、包、水杯、钱、公交卡、银行卡等都还在办公室,甚至我准备今天晚上赴宴送人的结婚红包也还在办公室的包里——我必须得拿到钥匙,别无选择。

老方又睡着了,还呢喃着梦话。我想起来,又怕吵醒老方,便又睡下了。大概7点半的时候,附近的五金厂开始上班,我听见装卸车的马达轰鸣声、钢板被扔到地面的撞击声、沉闷的车床冲击声、嘈杂的汽车喇叭声、杂乱的电瓶车催促声、南腔北调的人们说话声,此起彼伏,一片生机勃勃。我却有些迷糊困倦,渐渐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我看了下手机:8:14。今天是星期六,不太好早去打扰同事,于是,我转了个身,接着睡……又睡着了。9点多我又醒了,老方依然沉睡着。我轻手轻脚地起来,整理好了被褥。

我准备去同办公室的余哥家里借钥匙。他家近,20分钟脚程。手里没有钱和卡,坐不了公交、打不了出租(完全忘记手机也可以支付打车费的事了),我准备走着去他家,走出了大门。走了三五米,又觉得借同事的电瓶车过去更方便些,便又折回。

进了大门,望见紧闭的办公室门,寂然无声,才又想到这个时候是同事们睡得最沉的时候。实在不忍心打扰,于是又转身,安步当车。

我先打了个电话过去,余哥说他妻子很早就出门了,家里就他和读小学的儿子。但他听说我是步行过去的时候,坚持要送钥匙过来。我再三推辞,说早上的空气清新,走走动动,锻炼一下,挺好。

我心里有阴影。几年前,同一小区同一幢楼的一个小朋友,因为大人疏忽,爬上了自家防盗窗去晒布娃娃,怎知防盗窗年久失修,断裂了。小朋友连同断离的栏杆,从五楼阳台跌落到了地面,直接进了ICU。不幸中的大幸,那个小朋友抢救回来了。

但我还是在半道,遇到了给我送钥匙的余哥。

